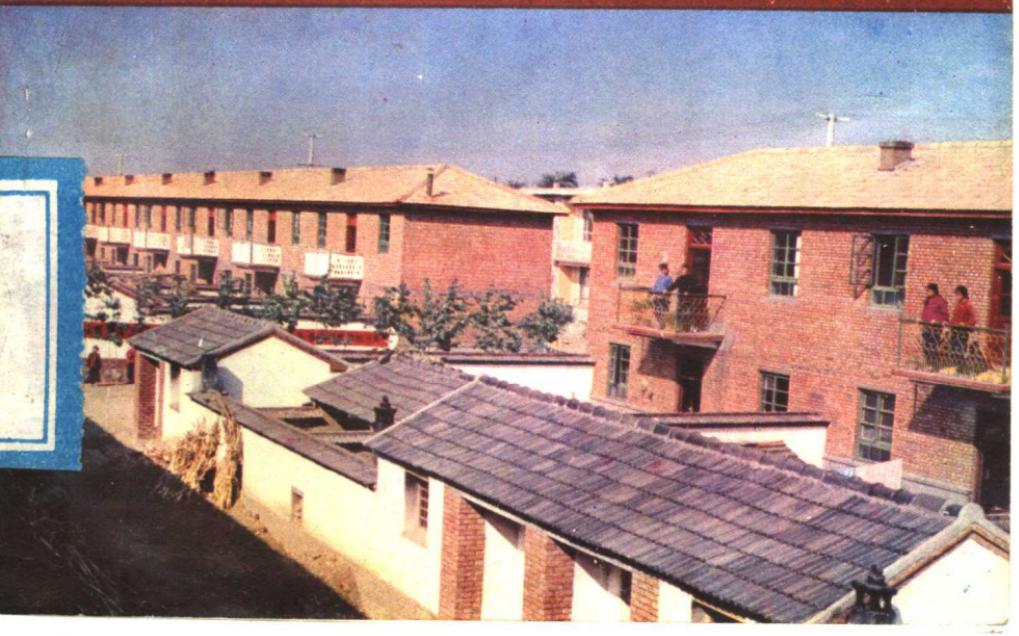




欣欣向荣的石家庄



欣欣向荣的石家庄

张维荣 李向明 马宝山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 济南

插图：安丘县文化馆 王志隆
泰安师专美术系 张乃森

欣欣向荣的石家庄
张维荣 李向明 马宝山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35千字
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000

书号 3099·677 定价 0.16元

目 录

引 言	1
大地换新装	5
各业更兴旺	19
农业添金翅	27
科研开新花	34
崭新的风貌	44
幸福的金桥	52
光辉的前程	60

引　　言

一九五八年八月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出了“人民公社好”的伟大号召。人民公社这个在亚洲东部升起的太阳，发出了灿烂的光芒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。安丘县凌河公社石家庄大队的巨大变化，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，为我们展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。

二十年来，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石家庄的干部群众，依靠集体的力量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不断发展生产力，把昔日“村前一条臭水沟，村北一片大沙丘，风吹黄沙压良田，庄稼十种九不收”的落后面貌，改造成了“渠道成网地成方，亩产超过一吨粮，农林牧副齐发展，欣欣向荣新景象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二十年来，石家庄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大提高。一九五八年，全大队只有一部马拉水车、一部喷雾器和其他简单生产工具。一九七八年，拥有汽车、拖拉机、柴油机等动力机械一千一百一十三马力，铡草机、扬场机、脱粒机、播种机等被动机械一百八十多台。从耕作、排灌到农副产品加工，都实现了机械操作。结束了那种“耕地依靠老黄牛，耩地人拉老木耧，浇地手摇辘轳头，抱起磨棍就发愁”的落后局面。

二十年来，石家庄的粮食亩产逐年上升。一九五八年亩产三百八十一斤，一九七六年亩产两千零五十一斤，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五倍多。一九七八年，石家庄战胜了百年未遇的

干旱，亩产仍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一斤。

二十年来，石家庄林牧副业齐发展。一九五八年全大队只有大牲畜四十二头，猪一百零五头，树木三千棵，副业只有两项，农林牧副总收入七万元。一九七八年，全大队大牲畜发展到八十头，猪一千八百四十一头，植树十万零七千棵，副业发展到十四项。农林牧副总收入达到六十六万四千九百多元。公共积累由一九五七年的三万七千八百元增加到七十多万元。集体储备粮从无到有，一九七八年达到四十多万斤。

二十年来，石家庄的社员生活水平普遍提高。一九五八年，社员每人平均分口粮三百八十斤，分配收入六十五元。一九七八年，每人分口粮五百四十斤，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九十三元。社员吃菜、磨面、治病，儿童上学，看电影和电灯照明等都实行了免费。全大队有百分之四十多的家庭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二层楼房。

二十年来，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。一九五八年，全大队向国家交售粮食六万五千斤，黄烟两万斤，肥猪一万多一千二百斤。一九七八年，向国家交售粮食五十万五千斤，黄烟六万斤，肥猪十二万八千斤。粮食和肥猪的交售量，分别增长了八倍到十倍。

如今的石家庄，地肥畜壮，人们精神焕发，斗志昂扬。可是，就是这个石家庄，解放前却是另一番景象：

那时候，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，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九十六斤。全村一百一十七户，其中六十三户给地主当牛做马，七十二户逃荒要饭，二十一户卖儿卖女，五十二人冻饿死在外乡。

看现在，想过去，石家庄的广大干部社员，哪一个不歌

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，赞扬人民公社这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幸福金桥！

是人民公社为石家庄实现园田化、水利化和机械化铺平了道路，为大搞科学种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；是人民公社使石家庄的粮食产量稳步增长，多种经营和队办工业蓬勃发展，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，社员生活步步提高；是人民公社使石家庄的文化、教育、卫生等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，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

.....
让我们满怀革命豪情，展开一幅幅壮丽的画卷，看看人民公社给石家庄带来的巨大变化吧！



大地换新装

人们常用“大地园田化”来形容石家庄大队自然面貌的变化。当你踏进石家庄大队，就会看到土地成方，机井棋布，渠道纵横。笔直的田间公路两旁，树木郁郁葱葱，庄稼乌油茂密，长势喜人。望着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，人们仿佛看到了石家庄的干部社员，二十年来为创建社会主义大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，听到了他们在人民公社化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声。

人民公社一大二公，促进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。一九五八年，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，凌河人民公社建立了，石家庄大队的干部群众，在党的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总路线的指引下，高举人民公社的伟大红旗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决心彻底改变过去“村前臭水沟，村北大沙丘，风沙压良田，十种九不收”的自然面貌。

石家庄地处汶河南岸，经常受到风沙的危害。冬春季节，狂风大作，滚滚风沙，把庄稼打毁。天长日久，便在汶河南岸堆积了二十六个大沙丘，石家庄大队的四百八十亩良田几乎成了沙海。人民公社化前人们曾想方设法战胜风沙，但由于插花地没有解决，只得修修补补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人民公社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拓了广阔的前景。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，石家庄大队制订了征服风沙的规划。决定分两步

行动：第一步，沿河营造一条防风林，切断风沙来路。第二步，彻底搬掉几百年来形成的二十六个大沙丘，消除隐患，建造良田。

广大贫下中农听说要改造沙丘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，都举双手赞成。封滩造林，需要大量树苗，一支由妇女和学生组成的百人采种子队伍，象辛勤的蜜蜂，采集了大量的刺槐等树种子，撒在苗圃里，育出了五万多株茁壮翠绿的幼苗。第二年大队党支部带领三百六十多人的植树造林队，在汶河沿岸建造了一条三、四里路长的防风林带。如今，这条防风林里的三万七千多棵树木，茂密葱茏，枝干挺拔，昂首耸立在汶河岸上，象一道绿色长城，锁住了狂暴的风沙。

锁“沙龙”首战告捷，他们又一鼓作气，搬走了二十六座大沙丘，平掉了十七座古坟，把多少年来的风沙灾害彻底根除了。

一九六四年冬季以来，石家庄大队党支部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，决心学习大寨人，五年基本实现水利化，建设千亩大寨田，粮食产量翻一番。接着填平村南臭水沟的战斗就打响了。

臭水沟座落在石家庄前，从西南到东北，弯弯曲曲，全长三华里，宽二十六米。沟内有老凉湾、西沙湾、锁头湾等九个大湾。当广大社员正在填平老凉湾时，社员蒲在湖老汉出来阻拦。因为要从蒲家林高地上搬土填湾，老汉说什么也不依，他高声大嗓地嚷道：“蒲家林的地，谁也不能掘！”

青年们都是些毛张飞性子，硬是不服，嗓门更高：“这

是人民公社的，你姓蒲的管不着！”

老汉气得眉毛胡子直哆嗦：“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！”

正在这时，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永富赶到了。他制止住正在争辩的青年们，和气地问老汉：“这怎么算欺负人呢？”

老汉气嘘嘘地说：“你们看俺姓蒲的户数少，怎么也想糟践俺。掘了蒲家林，填了老凉湾，蒲子离了水活不成，俺姓蒲的也断了根，这……这不是欺压弱小民族吗？”

“欺压弱小民族？”吴永富心里不觉一震。这位拖了十几年要饭棍的老贫农，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他联想到这几年村里的阶级斗争情况，因石家庄姓吴的最多，阶级敌人经常用姓吴的是大户，蒲、王、石、李、宓是“弱小民族”的谣言，进行破坏捣乱。想到这里，他觉得这里面定有文章，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。于是决定先把老汉劝回家，再过细地做工作。

可是老汉偏不走。他说：“我不中你的调虎离山计，我走之后，你们就把个蒲家林翻过来了。”

吴永富拉住他的手，十分真诚地说：“老伙计呀，在你的思想没搞通以前，决不在蒲家林动一锹土，你要是相信我，就回家歇着。”

老汉望望永富那严肃又诚挚的眼睛，转过身去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吃罢晚饭，吴永富安排了一下工作，来到了蒲老汉家里。蒲老汉一家人正在吃饭，饭篮里放着焦黄酥软的玉米煎饼，菜盆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猪肉粉皮炒白菜，一家老小，又说又笑，充满着幸福甜蜜的气氛。

蒲老汉招呼永富在炕头上坐下，两人又聊起了当天下午

发生的事。

永富说：“咱哥们托毛主席的福，靠人民公社，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，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啊！”

蒲老汉不吱声。

永富又说：“蒲家林是人民公社的土地，我们掘蒲家林填老凉湾，扩大耕地面积，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那么掘蒲家林的地填老凉湾就是欺压‘弱小民族’，是谁跟你说的？”

“谁也没跟我说，我觉得蒲草靠近水才能旺，你们掘了蒲家林，填了老凉湾，蒲草断根又缺水，这不是故意要破俺的风水，毁俺姓蒲的吗？”

吴永富望着这位在旧社会受了大半辈子苦的老贫农，痛心地摇了头。他拉住老汉的手，充满感情地说：“旧社会，也是这蒲家林，也是这老凉湾，这风水给你带来了什么呢！”

一句话勾起了蒲老汉的伤心事，在那昏天黑地的年月里，他一家人受尽了熬煎，蒲老汉的母亲死后，连个埋葬的地方都没有，父子愁的哀声叹气，只好趁黑夜偷偷埋在荒野里。地主知道了，硬说埋在那里破了他家的风水，立逼着把死人搬走，不然就得拿钱买下这块地。他明知道这是地主仗势欺人，有意榨他的油水，可又没有办法，只好忍痛卖掉仅有的三分菜园地，请了四桌子客才算了事。

想起这段辛酸的往事，蒲老汉止不住泪水横流。吴永富进一步开导说：“旧社会蒲家林靠着老凉湾，这风水给你带

来的是数不尽的灾难。看看新社会你家吃的穿的住的用的，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？难道是那‘风水宝地’给你的吗？不是，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你的，是人民公社给你的，再不要迷信那里的风水了！”

永富的这番话，把蒲老汉的心拨亮了。他悔恨交加，用烟锅狠狠地敲打着炕沿说：“我……我真糊涂啊，上了坏人的圈套了！”接着就揭发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他的封建迷信思想，散布“平南沟破了蒲家的风水”，“姓吴的欺压弱小民族”等等谣言。

顺着荷叶摸到藕。党支部以这活生生的事实，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，群众的积极性更高，填臭水沟的进度更快了。蒲老汉拿着铁锹也来到工地，他一锹一锹地掘起蒲家林的土，填到老凉湾里。

严冬季节，北风怒号，大雪飘扬，工地上到处洋溢着热气腾腾的动人景象。

党支部书记吴永富驾着一辆两篓装得满满的车子，还仍然觉得不过瘾，又用树条子把车脊梁编起来，培上土，就象一座小山。人们怕累坏了他的身子，一位老贫农一把抓住他的车把关切地说：“永富，你要拚命啊！”永富笑笑没搭腔。老汉急了，“不行啊，你这身子骨，累垮了怎么办？”“放心吧，垮不了，身子骨越摔打越结实！”吴永富边走边答，车快如飞。

“说得对啊！身子骨越摔打越结实。”铁姑娘队长吴凤珍接着说，她和伙伴们，有说有笑，就象小伙子一样猛，推车的，抬筐的，一点也不让男同志拉下。

雪越下越大，永富怕把姑娘们冻坏了，他把吴凤珍叫到



跟前说：“凤珍，你先领着姑娘们回家吧，随后俺们就散工。”

风珍笑而不答，她转身向姑娘们喊道：“姐妹们，咱们怕冷不怕冷？”

“不怕！”风雪中传来姑娘们坚定地回答。

“不行啊，姑娘们，天太冷了，会冻坏的！”永富关心地喊着。

“大寨铁姑娘零下二十度还不下火线呢！我们要学习大寨的铁姑娘！”姑娘们铿锵有力的回答，压过了狂暴的风雪严寒。

党支部副书记李宗泽推着车子走过来，但他的脚下就象踩上了蒺藜似的。永富立刻走过去，问道：“宗泽，怎么啦？”

“鞋子有点不跟脚”，宗泽胡乱抠着鞋帮说。

永富想起这位当年的工兵连长，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，爬冰卧雪，曾把脚冻坏了。他急忙上前说道：“快把鞋脱下来我看看！”宗泽推起小车就要走，却被永富伸手抓住了车把。

宗泽被迫把鞋子脱下来，永富一看，“啊”了一声！只见他那脚后跟上，裂开了道道血口子，上面用一根线缝着，殷红的血，一滴一滴地流出来。

永富看了心疼。他一把推开宗泽，伸手把车袢上了自己的肩，转身对宗泽说：“快去歇着！”李宗泽哪里肯歇？他随手捡来一张镐，又吭哧吭哧地抡起来。三九严寒，天冷地冻，一镐下去只刨起来一块很小的地皮。吴永富和李宗泽鼓动大家说：“咱今天出大力，流大汗，为的明年多打粮，

不能光苦干，还得想办法巧干！”一说巧干，把许多人提醒了。复员军人吴树民看到每天上工后，要费很大劲刨开土塘的茬口，影响工程进度，便在每晚收工时，把土塘的茬口上加盖厚厚的干土，不让土塘结冰，第二天刨土用力少，进度快。铁汉子吴中华看到斜坡上的冻土用小车推，白白浪费装卸车的工夫。他找来打石头的铁钎子，和小伙子们在地上打了炮眼，利用铁钎把门板那样大的冻土，一块一块掀到湾里，节省了人力和工具。在吴树民和吴中华的启发下，工地上巧干办法越来越多，工程进度大大加快。

冰化雪溶，冬去春回。石家庄的干部、社员大干了一冬一春，迎来了清明节。党支部决定放假一天，让大家过个佳节。可是，工程上了马，谁在家里也呆不住，都想早完工早受益，争取更大的丰收年。不多一会，人们又陆陆续续来到工地干起来。

大家干得正欢，忽听一个尖嗓门的小姑娘喊道：“哎，快看呐！”大伙顺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三队的五个新媳妇，扛着锨镢，咯咯地笑着走来。三队队长吴春海向她们喊道：“今天清明节，我不是安排你们走娘家吗，怎么到工地上来了？”

共产党员刘玉梅抢先答道：“这里比走娘家还热闹哩！俺一想到年底就要吃上咱这沟里长出的大米，谁也顾不得回家了。”

“你们不是刚过门嘛！”

“正因为刚过门没贡献，才更得下大劲赶你们哩！”

几个快嘴嫂子开玩笑地说：“真是女大外向啊，结了婚就光顾婆家不想娘家了！”

“哈哈哈！”人们说着笑着，你追我赶，大家又投入了新的战斗。

从平沙丘到填南沟，石家庄的干部社员整整奋斗了五个冬春。在这五个冬春里，他们共投工五万七千多个，搬动土石十一万多方，并把全大队一千二百亩土地划成了十八个大方，为向高标准的园田化进军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石家庄的干部社员，继改土之后，与水又进行了持久不懈的斗争。

人民公社化前，石家庄庄小人少力量薄，有水源不能很好的利用，只能是水来随它淹，水去任它干。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斗争，他们开挖了引汶自流渠道，修建了提水站，打了机井，换来了另一番景象：涝能排，旱能灌，水来水去随人愿，老天干瞪眼，龙王靠边站。

在沙丘没搬走，荒沟没填平之前，涝灾是石家庄发展生产的一大威胁。随着土地的整平，排水系统得到了进一步整修，涝的威胁已经基本解除，抗旱夺丰收就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。一九六七年夏天，石家庄近三个月没下一场雨，汶河断流，渠道干涸，庄稼耷拉了头，引汶自流渠道失去了作用。严酷的事实使党支部一班人认识到，搞农田基本建设，抓土不抓水，旱了跑断腿，抓土又抓水，丰收才有准。从那时起，石家庄干部社员学习外地经验，酝酿在汶河南岸修建一座提水站，把河底下的水抽出来浇地。

修建提水站需要组织一支专业队。党支部副书记吴中荣，支部委员宓藏山，带头报名打先锋，一支强壮的打井专业队伍组成了。

工程需要二十万斤石头，副书记李宗泽包下了这个差事。